

《又一村》丛书

东方金蔷薇

高建群



DONG
FANG
JIN QIANG WEI

DONG FANG JIN QIANG WEI

高建群

东方正典

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又一村》丛书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又一村》丛书

东方金蔷薇

高建群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376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长32开本 5印张 2插页 110千字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900

ISBN 7—5419—1928—4/I·73

定 价 2.40元

书前小语

沁水

为了保持“又一村”丛书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继首批作品之后，我们又推出了《西楼红叶》、《求索漫笔》、《乡思绵绵》、《鸿影小集》、《灯下心语》、《开花的原野》等十二部作品。其中三部为短诗集，她光洁晶莹，诗意葱茏，不仅在国内有着深广的影响，而且有些诗作，还飞出了国界。其它九部作品，按照丛书的标准，有着如下的鲜明特点：

①题材广泛。或山川，或名胜，或乡情，或野趣，或博物，或掌故，或艺海踪影，或稗官野史……都是瓜棚豆架下诱人的谈资、故事。②文章大多体小思精，玲珑剔透，是广大青少年学习写作的极好范文。③风格千姿百态，各呈其貌。有的热情奔放，气势宏伟；有的想象丰富，色彩瑰丽；有的雄厚浑朴，气势豪健；有的锋芒毕露，晓畅明白……总之，青山绿水，古塔斜阳，无不具有美感。④文笔优美、轻松，不拿架子，和读者缩短了距离。⑤熔故事性、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于一炉，既可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又能启迪思维，陶冶情操。⑥书式新颖，装帧设计甚为考究。

又一村，亮出了一个新境界！
又一村，展现着一片新天地！

自序

对中国散文界的现状，不敢恭维。

大凡有朋友聚会，同仁中有做散文的，我便鼓动他们，弃了散文，去写小说。

如是者许多年了，有哪几位朋友受了我的蛊惑，另投旗帜，我没有统计过。不过，至少有一位，那就是我本人了。

小说是一种宽容的艺术，一种包容万状无屈弗远的艺术。它允许艺术家在其间迂缓地进行思想的探索和艺术手法的探索。

相形之下，我们看到了散文艺术表现手法的苍白和思想力量的苍白，看到散文艺术在走向自我完善的过程中逐渐走向自我封闭、以邻为壑。

我已经写小说写了一些年头了，现在再回过头来看散文。

我发现我委曲了散文艺术。我想说小说艺术所具有的它都具有，而且更自由、更深刻、更直接。一些散文大师的经典作品和一些别的门类的艺术大师的即兴文字，确凿地为我们提供了佐证。

原因不在散文艺术本身，而在散文家、散文刊物、散文编辑、散文评论家自身。评论家的诱引，编辑的决裁，刊物

的风格，再加上散文家的削足适履，蓄久成势，于是乃有风气的形成。

什么时候散文成了小摆设的？什么时候散文有了一套套设情造景的为文章法的？什么时候散文有了一种矫揉造作的缺乏表现力的语言体系的？什么时候散文失去了那种以穷究世界本相与人类自身奥秘为要旨的大家气度的？什么时候散文排斥了那种粗旷的语言和感情、狂放的语言和感情、真诚的语言和感情，而以弱不禁风为美的呢？

小家之相。

让我脱帽，向散文光荣的历史致敬，向先贤们致敬，请它和他们佑护散文这棵老树，使它不至于窒息在路途。

我为散文悲哀，亦为自己情思难决，又操笔写下这些散文，而散文依旧不能免俗悲哀。

1990.9.3.

目 录

陕北论·····	[1]
安塞人物两记·····	[7]
蜘蛛谈·····	[11]
发生之谜·生存之谜·存在之谜·····	[15]
石俊贤记·····	[17]
郑庄人物·····	[20]
白杨礼赞·····	[23]
三个女人·····	[25]
胎 记·····	[31]
白房子一九七六·····	[33]
让我象白天鹅歌尽而亡·····	[36]
我不是一个好学生·····	[38]
我的永远的中学生的目光哟·····	[43]
给我一匹黑骏马·····	[46]
小说家·····	[49]
白世锦书法散论·····	[52]
散文家银笙印象·····	[54]
胸中块垒 眼底风物·····	[56]
让生命的每一天都充满奇迹·····	[58]

郭小川十年祭	[62]
与张倩女士书	[66]
青春和激情的悲剧	[70]
漂泊的灵魂永远寻求陌生的地方	[77]
我与六小龄童的一面之交	[79]
《鼠事》序	[81]
人人皆可为尧舜	[84]
呼海洲和他的《在天一隅，在水一方》	[87]
爱情，一个总在翻新的话题	[90]
《高建群诗选》后记	[93]
《新千字散文》后记	[95]
人类的一切苦难都与我息息相关	[97]
遍搜天下良玉美珠于一囊	[100]
《新诗观止》序	[104]
书籍与我	[110]
读书与写作十四条体验	[114]
有乌有乌	[117]
为了第一个猴子开始的事业	[121]
贾四贵记	[129]
榆林城记	[134]
二郎山记	[140]
陕北艺术散论	[144]

陕 北 论

北方有一块高原，汹涌的黄河将其割裂为二。靠南边的一块，习惯上被称之为陕北高原。在此之前，黄河是青色或者灰色的，它的百分之七十的泥沙来自这里。黄河因此而被称为黄河，而被作为我们这个黄皮肤民族的象征，出现在故事中、传说中、浪漫诗人的吟唱中和悲壮歌曲中。黄河那激情的水流从这里奔突而下，将它黄色的染色体染向所有路经的地方，以及达到遥远的海洋，和海浪拍击着的他洲的堤岸。

黄土囤积，形成这黄色高原。天雨割裂，造就这破碎泥土。死死生生，悲悲欢欢，人类在陕北高原这块不平整的土地上，业已耕种和行走了许多年。贫困和闭塞，派生出炎黄子孙这刁蛮、勇敢和行侠好义的一群。米脂李自成的胆识，延安张献忠的好勇，宜川罗汝才的诡秘，保安刘志丹的深明大义，安定谢子长的拔刀相向，每每给中国这部喧喧嚣嚣的历史，增加奇异的几笔亮色。而星星点点散播于高原上的历史陈迹，黄帝陵、扶苏陵、蒙恬陵、隋炀帝美水泉、鄜州羌村、赫连台、镇北台，诸如此等，又每每令今日的行旅者，驻足长叹，唏嘘不已。

陕北这个地域概念的形成，大约在宋。宋时，延安的最

高军事行政长官范仲淹，尚称此处为“塞下”，并发出“塞下秋来风景异”的感慨。在此之前，时人的心目中，九燕山以北，今天的大半个陕北，以至朔方，以至内蒙鄂尔多斯高原，极目远舒的地方，还是一片混淆不清的疆土，一片散发着羊膻味的骚动不安的土地。尽管秦皇的帝王之辇，曾从秦直道上鳞鳞驶过，尽管汉武的金戈铁马，曾踩得贺兰山的积雪吱吱作响，尽管昭君墓、扶苏陵、蒙恬陵作为一个历史的标志，生根似的长驻此处。但是人们记忆最深的，也许是那飘忽不定，骁勇好战的匈奴骑射，是站在统万城头，口出狂言，目空天下的大夏王赫连勃勃，是踩着积雪，顺着宁塞川滚滚而来的西夏方阵。每有朝中命官，为皇室所不悦，或是文臣武将，为时俗所不容，便被发配到这里，对着无定河弹起思乡曲。高原名城榆林，相传就是为一群发配到这里的官吏与囚犯所筑，现今榆林城中，尚有许多四合院，或许可为他们的祖籍找到一点端倪。

翻翻史书，到了明代，陕北这个地域概念便愈来愈多地为人应用。尤其是斯巴达克式的悲剧英雄李自成，纵横中原，使陕北这块焦土蒙上一层叛逆者与抗争者的奇异色彩。目下的陕北，东与山西隔黄河相望，西接古朔方，北抵鄂尔多斯高原，南连关中。无定河与延河，构成流经陕北境内的两大水系。延安与榆林，成为这块闭塞土地上的两个中心。数百万高原人逐水而居，过着清心寡欲的日月。

陕北人以女子多有丽质为骄傲。吃酸白菜，喝小米汤，养得一个个雍荣华贵；穿大襟袄，扎红腰带，出脱得却貌似出水芙蓉。美貌便美貌罢，陕北人却说，这是传统，每有人会以惆怅的口吻，拉出昔日的貂蝉，今日的兰花花、李香香，来证明这久远的美貌传统。有人却又作琐碎考证，说这

是民族交融的结果，当年匈奴所掳来的南方美人，囤积“吴儿堡”，与粗犷的北方大汉结合，便繁衍下这优异的一支。联想到陕北的种种历史变迁，这话似乎不无道理。

骄傲者女子之外，尚有男人。貂蝉故里在米脂，吕布故里在绥德，所以陕北有“米脂婆姨绥德汉”之说。高颧骨，直鼻梁，浓眉毛，长腮帮，形成陕北男子汉的特点。在如此苦焦的地方，靠双肩承担起生活的重负，陕北的男人们可谓坚强矣。然而这用力却不表现在脸上。在中国的土地上，我还没有见过如此逍遥和自在的人类之群。盘腿坐在驴车上，车里装满神府或者瓦窑堡石碳，顺着无定河川道缓缓而下，嘴里哼着酸曲，让心闲着，却不让嘴闲着。满脸黑灰的行乞者，不知今餐食在何处，不知今夜宿在那方，却脖子上挂一杆唢呐，一路吹吹打打而来。行乞在陕北某些地方成为一种积习，即便家里大囤满小囤流，秋庄稼一旦登场，还是要辞别家小，走趟南路。或有好事者问其缘故，答之曰：“不出去转转，心里闷得慌！”也许，是那游牧民族的血液还在身上澎湃，虽然已经没有金戈铁马为伴了，但在那一年一度的无羁的旅行中，在唢呐的狂想曲中，心灵得到了某种满足。

男人之外，骄傲者还有小孩。陕北地面，以九燕山为界，分成南北两部分。北部风俗，正如笔者前文所述，南部风俗，却酷似关中。女人穿花棉袄，男人着黑裤褂，乡村学究言谈必引经据典，红男绿女成亲必媒妁之言。吃饭以面食为主，说话是秦腔为主，殷实人家，也许有个唐宋时期的瓦罐，贫寒人家，或可有件明清年间的旧铁。老者多为头戴瓜皮帽的一生足不出地界的遗老遗少，少者多为精细乖巧之至的村野能工巧匠。正是在这块地面，生出个叫甘罗的孩童，十二岁时为秦之宰相，其墓葬据说还在洛川县境。惹得洛川

的乡人们，每每思古，唱出几句“甘罗十二为秦相”的走了调的秦腔来。

小孩之外，让陕北人骄傲者，还有老者。煌煌陕北大地，笔者靠了工作之便，到过许多去处，见过许多奇事。最奇者，莫过于在一个荒山野村，突遇一位奇人。老红军、老八路、老革命、老功臣，或因伤，或因病，或因厌倦了纪律的管束，或因感觉了田园的将芜，于是解甲归里，藏龙虎之身于草莽之间。延水关渡口，当年李自成东渡黄河一夜白头处，笔者曾遇一老者，动问前朝古事，老者无有不知。经家人介绍，方知是延安时期，我党一位要人，因精神病间有发作，已归家愈五十年之久。老者谈吐之间，问起个叫姚文元的，说他当年到《解放日报》视察，见这青年，正在案牍，他见貌似忠厚，于是便介绍入党。我等唯以实告之，谈此人政治生涯已经了结，云云。老者见听，眼观黄河大浪淘沙，手抚长髯嗟叹不已。我等恐精神病再度发作，于是诺诺退去。

靠一种盲目的自信，靠一种莫名其妙的骄傲感，陕北人撑起这一片贫瘠而昏黄的天，并且随时准备为他人遮风挡雨。谁能理解陕北人那种心理的隐秘部分呢？如果现在还有行乞者，那么，他腹中空空地站在一家门口时，他一件事是伸手求乞，第二件事是伸长耳朵睁大眼睛，听听看看收音机或电视里有些什么，布什和杜布基斯的竞选，布托夫人和阿基诺夫的风度，这些话题也许将出现在他漫长道路的思考中，出现在他家的热炕头上。

从远古走来，没有颓唐，没有怨尤，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深深扎根，顽强生长。一窝窝地生，一群一群的死，健壮者活了下来，孱弱者拿去肥土。毛驴的每一次披红挂绿就

是向残酷的大自然的一次无声挑战，窑洞的每一次明灭都在重复着生命的故事，父亲六十岁生日那天，必定要领着儿子，踏上马茹子花盛开的通往祖坟的道路，让头皮叩着地皮，声响传给三尺地表下的家族的昨日。孩子出生那天，千大必定要送给他一件石锁，以便将他牢牢地拴在这块生身热土上。

悠悠万事，在陕北，唯以生殖与生存为第一要旨。尽管这生存不啻是一种悲哀和一场痛苦，但是仍旧代代相续而生生不息。人类辉煌的业绩之一，恐怕就在于没有令自己在流连颓沛中泯灭。陕北的大文化，有人称之为“性文化”，有人名之为“宗教文化”，这些当然都对。但以笔者管见，性文化也好，宗教文化也好，落根都在这“生存文化”上。那一年，我陪中央电视台某摄制组，去民歌之乡腰鼓之乡剪纸之乡农民画之乡的安塞，造访一位叫白凤兰的剪纸艺术家。拍摄途中，她拿出一幅画，令四座惊骇不已。

如果有一天，这世界因为天灾人祸，只剩下一男一女了，况且这一男一女是兄妹。那么，他们应该怎么办？“他们应该结婚！”这位农村老太婆，郑重其事地这样告诉我们。在她眼里，一切人类的理性思考和煞费苦心经营起来的道德秩序，在非常时期，都必须让位于生存。生存才是第一的。她拿出她画的一幅画。世界只剩下兄妹二人了。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对他们说：“结婚吧，为了让世界上继续有人类！”他们很害羞，不愿意这样做。于是，这个超自然的力量说，既然如此，让你们听从天意吧！请你们将阴阳两块砬扇，向山下滚去，如果砬扇重合，你们可以结婚，如果砬扇没有重合，那就是人类当灭了。两块砬扇向山下滚去，滚到山脚后，令人惊诧地合在了一起。于是，世界上人类存在了

来，歌声和鲜花存在了下来。老太婆讲得很认真，很神圣，她的眼中，放出一种女巫和孩童的目光混合在一起的奇异色彩。老人的这幅画将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近拍摄的一部叫《中国人》的电视片中。老人居住在一处山坡上，整面山坡居住的都是她的家族，沟底是一条时断时续的小溪。记得，当时，望着这面山坡。我直疑心，石砬子就是从这坡上滚下来的。

西北风象一个阴沉着脸的陕北汉子，正在猛烈地、凶狠地冲击着艺术领域，或音乐，或影视，或绘画，或文学。我的笔在经过许久的迂回之后，才接触这个题目，这令我惭愧。篇幅的原因，容我找另外的机会，专辟一篇《陕北艺术论》吧。哦，陕北，这化外之地，这“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穷乡僻壤，也许，你将会给板结和孱弱的艺术以一场大惊异，也许，你将会给我们这受儒教浸染数千年的古老民族，一点离经叛道、勇天下之先的精神。当我从秦直道上经过，注视着秦皇两千年前那远去的背影时，当我怀着诚实，走入我陕北山乡每一位父老的心灵时，当我看着安塞腰鼓以不可一世的姿态踢踏黄土时，当我来到黄河延水关汹涌的渡口，虔诚地为多灾多难的民族祈祷时，我想起我的一位艺术家朋友的话，他说，我们这个民族的发生之谜、生存之谜、存在之谜、发展之谜，也许就隐藏在这陕北高原的层层皱折中。

是这样吗，高原母亲？我在问你，你为何不答。

安塞人物两记

王西安记

王西安属龙，今年正当其庚。她穿一件印花布大襟衫，衣服小了点，紧紧裹在身上，显得很精神。电视系列片《黄河》的序幕中，有几组她站在山岭上唱民歌、坐在炕上剪窗花的镜头，可能穿的就是这件衣裳。她十分俊秀，这样俊秀的女子在陕北农村到处可以见到，不同的是，她的俊秀中有一种聪慧的超凡脱俗的气质。她偶尔也笑笑，但笑时眼睛不笑，有一种我们不能理解的悲哀和痛苦凝聚在她的黑亮的眸子里。

她擅长剪纸。这几年，靠“外事办”的联系，她和李秀芳一起，去西安，应召每每为慕名而来的外国游客做剪纸表演，当然也出售一点剪纸作品。收入大部分交了公家，小部分算自己的所得。这样几年来，家境渐渐殷实，新垒起五面石窑。我们去时，是在春节，她正收拾行装，准备过罢十五之后，就去西安。一个弱女子，离乡背井，为公为私，抛下一家老小，挣几个辛苦钱也真不容易。

恰好有三个香港游客，在我们坐定之后，也赶到她家，要求购买一点剪纸留作纪念。开价说好每幅十五元，待到三

幅剪纸拿到手中，港客说，是不是一共十五元。王西安木讷其词，不好意思争辩，这样港客便占了点小便宜。港客走后，王西安的丈夫埋怨她面情太软。王西安受了责备，默默无语。三位港客据说是些工人，经济也不富裕，他们来内地旅游，嫌打个港客的招牌，花销太大，所以一直隐名埋姓，以“广东人”自居。

王西安剪纸之外，还擅唱陕北民歌。我们请她唱上一段，她抹不开情面，于是我们中的一位北京朋友，先引亢高歌，唱了一首《一无所有》，气氛活跃之后，王西安便不再推脱，轻声慢语，吟唱起来。歌声自然不如贺玉堂的高亢明亮，但情真意切，缠绵悱恻，却是另一种韵致。

王西安膝下，有二女一子。大女儿正在上中学，母亲的基因看来在她身上并无多少留存，不会剪纸，亦不会唱歌，而且有一种小城女子的小家子气。我们没有见到她的儿子，但是见到桌上摆着的一件狮子状的石锁。王西安说，这是她的小儿子的。儿子出生后，“干大”送给他的镇宝。每过一岁，给石锁上缠一道红绳，一直到十二岁。我们数了数，石锁上共有八道红绳。这么说，这位民间艺术家的儿子，今年八岁了。

贺玉堂记

贺玉堂的野嗓子，常常令我景仰不已。听贺玉堂唱歌，要邀他到山上去。站在高高的山脊上，四野悄然，几朵白云在蓝天上飘荡，贺玉堂一声《赶牲灵》突兀地起了，高亢、辉煌、灿烂、强劲，于是远远近近的群山便沉浸在歌声的意境中。

我想人的精神领域中，应当有一种高深境界。社会自然